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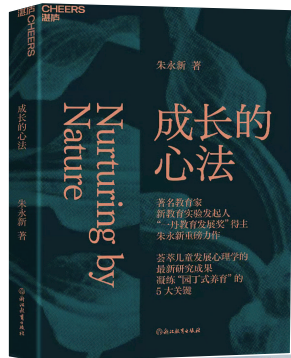
童年美好是治愈一切内耗的秘密武器

——读朱永新《成长的心法》

■ 韩浩月

六一儿童节到来,接下来是端午节,然后是暑假……在我的记忆里,这些都是特别值得期待的节日。在孩童眼里,每一个节日都是盛大的。节日扩充了童年的丰富内涵,会成为孩子成年后不断在脑海里复演的慢回放。拥有一个漫长童年的孩子,会在一生中不断获得自我治愈的能力。

前几天读教育家朱永新教授《成长的心法》,发现在这本书里,他不断提到“漫长的童年”。比如在第二部分《信任》的第16节,写到“童年越漫长,智力越发达”,第三部分《探索》第37节,写到“打闹是一种社交演练”,第38节写到“玩玩具就是在做科学实验”,第五部分第66节,写到“最重要的学习发生在教室之外”……这些章节无一不指向漫长的童年之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它甚至可以取代这本书现有书名,成为一个颇为妥帖的备用书名。



《成长的心法》
朱永新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源:视觉中国

他是容易得到赞同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的提倡却很难得到全面的执行。

阅读《成长的心法》时,我时常有想和作者击掌的冲动,但每每此刻,都有一点惭愧的情绪在心底蔓延,因为在行为上,我虽然已经尽可能做到了陪孩子旅行、读书,诚恳地交谈,但仍然会为孩子忽上忽下的学习成绩、能不能及时刷牙洗脸等生活习惯而焦虑,所以很多时候,“成长的心法”更适合用于家长身上,更需要历练的是家长的心态与情绪掌控能力,而非借用书本作为工具,用某种技术式的理念来影响孩子。诚如朱永新所言,孩子是最擅长模仿的,家长的言行,往往会在孩子那里产生“巨雷”一般的影响,但家长在家庭生活当中,往往是盲目而不自知的,如果孩子叛逆,那大概率是家长没有作好表率,没能赢得孩子的尊重与模仿。

既然童年如此重要,那么如何延长孩子们的童年,如何让孩子拥有漫长的童年?《成长的心法》可谓用整本书的容量,在诠释这一核心问题。

首先在教育层面,朱永新对现有的学校教学方式方法,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观

点。比如他认为,“学校以外的社会化学习更为复杂,也更为基础”,“更重要的学习发生在教室之外”;对于“倾听式学习”的提倡,意味着他对“填鸭式教育”的反对,“应该改变学校,而不是让孩子适应学校”……作为“新教育实验”的发起人,朱永新教育理念的价值在于,他不是从单一层面对中国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提出改革建议,而是全方位地给出一整套的实施方案。截至2022年,“新教育实验”已经在全国8300多所学校践行,相信这些学校的孩子对于童年的感受,会多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其次在家庭层面,朱永新强调家庭气氛和家长的责任心。对于让家长头疼的家庭教育问题,朱永新给出了很乐观的看法:“无序、混乱的背后是五彩缤纷,是多样化和可能性”,“孩子解决问题的办法可能比成年人更高明,更有智慧,更有创造性”,父母的话语“对孩子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话语不仅能让这个孩子拥有丰富的词汇量,也能影响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与情感,以及思考的逻辑与方法”……这样的态度和立场,对弥漫于社会的教育内卷现象,给予了一次有力的反对。改变要从

学校与家庭这两个终端同步做起,任何一端对孩子的教育与成长抱有畸形期待,都很难真正让孩子拥有高质量的学习环境。

第三,在孩子自身层面,《成长的心法》也站在孩子的角度,以平视的口吻,给出了友好且具有可行性的建议,比如在玩游戏以及玩“假装游戏”时,孩子可以摆脱“自我”中心,弄清别人的想法,获得合作的能力,在玩耍中学会如何应对意外以及发现事物的规律……这本以教育从业者和家长为主要读者群的著作,也给孩子阅读留下了介入的多元角度和丰富空间。掌握了“成长的心法”的孩子,或能对家长起到反向教育的作用。如果少年读者从本书中洞察了教育的真相,也有机会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推动教育改革的潮流中来。

致力于帮助地球人移民火星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他的梦想,包括在公众面前的言行,可以看出他拥有过漫长的童年。迄今为止,他还是在用童心来对待他的理想与事业。对于马斯克的教育,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在自传《人生由我》中,提出了四个教育方法:放手是独立的开始;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培养孩子积极主动争取的习惯;以身作则。这些方法貌似常见,但真正能够执行下来,却是很难的事情。《成长的心法》这本书,提供了包括这四种方法在内的更多方法,但也符合教育孩子因人而异的常识。读者若是能从中得到一点启发,并深入且灵活地执行下去,相信会得到成绩与硕果的回报。

在读《成长的心法》之前,我已经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践行着如何延长孩子们的童年,让孩子的童心永葆,至于效果如何,评价的权利并不在我这里。我希望孩子们以后回想起来的时候,会为父亲曾像孩子一样和他们一起玩耍而开心,而不要为蹉跎时光而失落。有关生活与人生的意义,两代人的思考不会在一个层面上,但对于童年的认知,应该大差不差——如果一个人的童年足够漫长,这就标志着,他拥有了抵抗时间对精神造成的损耗的能力。因为童年无敌,童年美好是治愈一切内耗的秘密武器。

三味书屋

大师写大师:托宾笔下的托马斯·曼

■ 王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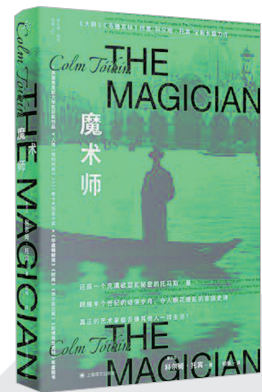
新近引进的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传记小说《魔术师》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关注。近十余年来,托宾成为在中国译介得最多的当代西方作家之一,他的主要作品《大师》《名门》《布鲁克林》《黑水灯塔船》都走进了中国读者的视野,而描绘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生平事迹的《魔术师》是他最新的一部作品,英语原作于2021年9月问世,而汉语译本在时隔一年半后就上市,可见托宾在中国出版界的影响力之巨。

毋庸讳言,《魔术师》是一部小说,但它和一般虚构作品不同,它聚焦的是20世纪一位文学巨人的生平,有关他本人和家庭成员、朋友确凿的事实与作家蒙着厚厚帷幕的内心秘密与欲望,以及走马灯般变幻动荡的外部世界图景,在托宾的编排、想象中盘缠交错,孵化出一部虚实相间的庞大文本。从时间轴上看,它从曼的少年时期写起,前后洋洋洒洒18个章节,沿着自然时间顺序一直写到他晚年回归故里吕贝克古城,绵延长达60余年。在书中托宾表现了在文学创作中非凡的勇气,在处理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时,笔端游刃有余,还不时葆有一股灵动之气,如同托马斯·曼本人在其早年的家族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那样,擅长多副笔墨,将曼生活中变化多端的情景栩栩如生地描绘而出,并力图兼顾其外部行动轨迹和内在的精神变化。单从这一点上说,托宾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

《魔术师》并不是托宾首次尝试写传记小说,早在2004年,他便推出了以享誉大西洋两岸的美裔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为对象的《大师》。和曼一样,詹姆斯的创作生涯长达半个世纪;但和《魔术师》不同,托宾在《大师》中并不企图展现詹姆斯一生的经历,他只截取了1895至1899年五年的时段,以其戏剧创作受挫为主线,展现了这位艺术家不受隐秘的生活。《大师》覆盖的时间轴虽短,但也使托宾取得了写作上的便利,他可以尽情地书写詹姆斯这五年内的生活,不必兼及他晚年的生活,而一旦需要提及他先前的生活,只需用闪回的方式加以追溯。到了《魔术师》中,托宾给自己提出了一项几乎是难以完成的艰巨工作,曼80年的人生,每一个时期都有大量素材可以选取、开掘,即便像托宾这样的大作家有时也会显得难以招架,字里行间有时显得左右支绌,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读过《大师》的读者都会对其字里行间溢流而出的饱满情感留下难忘的印象。到了新出的《魔术师》里,虽然托宾的文笔一如既往的准确、洗练,但灌注其间的情感力度却大大减弱。这既是作家托宾创造力衰退的征兆,也与他在书中要处理的事件、场景过多过滥有关。设想一下,如果像《大师》中那样,托宾将书写范围缩小到曼生活中的某个时期,他面临的困难将大大减轻。平心而论,作为艺术作品的传记小说,创作者其实无需面面俱到,无需像传记作者那样将传主的一生和盘托出。如果真想了解托马斯·曼整体的生活面貌,不妨去细读一下他的传记。去年启真馆引进推出的德国传记作家赫尔曼·库茨科的大部头传记《托马斯·曼:生命与艺术》便可担当这一重任,它无需《魔术师》那样在传记和小说两者间求取一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

人们对《魔术师》之所以感到失望,除了创作者热情和活力的衰退之外,更重要的缘由在于托宾对曼以及他身上积淀的德意志文化的隔膜。托宾在正文前致读者的开场白里曾夫子自道,为了书写曼夫妇1911年的威尼斯之行,他将其本人对威尼斯的回忆运用到文本中,以期获得一种真切在场的感受。但物理空间的在场感和亲和性并不能必然导向他和曼在内在精神上的共鸣和契合。作为凯尔特人的后裔,他无法踏入日尔曼人幽秘深远的内心世界。托宾在曼早年的代表作之一《死于威尼斯》中嗅到了一种病弱而优美的音乐、一种渴望感、一种腐朽的气息,但他无法体味到其间回荡着的对死亡的强烈渴望,它既是瓦格纳音乐的再现,也是19世纪初叶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夜的颂歌》的呼应。这在曼26岁时推出的长篇家族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已是初露端倪。在德国文学史上,这是一部堪与英、法、俄经典现实主义作品媲美的杰作,但它在后半部中融入了叔本华的哲学与瓦格纳的音乐元素,使它带有浓重而独特的日耳曼情调。这一特征在曼日后的作品《魔山》《浮士德博士》以及四卷本的神话小说《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最让人遗憾的是,人们在托宾《魔术师》时,在一长串编年史般的作家生平事迹外打转,却始终无法进入曼晦暗幽深的内心,无法捕捉到他内心精神世界的图式。



《魔术师》
[爱尔兰]科尔姆·托宾 著
柏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好书过眼

发掘自然与心灵的内在之美

■ 张学昕

宗仁发是当代最杰出的编辑家之一,这早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以才气过人的诗人面貌走上文坛。二十七岁就开始先后主编《关东文学》和《作家》杂志,迄今已经在编辑的岗位上耕耘了40余年。而他自己也笔耕不辍,时有诗歌、散文和文学评论等文字问世,他自己的书写,也成为他与作家、诗人作者等朋友们的一种精神、审美互动。可以说,作为“诗人散文”系列作品之一,宗仁发这部《雪的安慰》,以其诗心抒发抒情与想象的方式,勘察承载着人文印记的自然、历史与文化地图,抒发其对生命无限的沉醉与感怀,发掘出自然与心灵的内在之美。

文集的文字悉心勾勒出行作为作家的宗仁发在大地上行走的印记和感怀。雅安、南阳、苏州、澳门等等,每一地的书写都以文学的方式发现细部的奇异风景、生活的自然流动和隐秘的历史踪迹。《天山寻隐》由“天山隐士”先后勾连出支道林、朱鹭、归庄等隐士的传说典故;《太平书镇》则通过太平书镇讲起颜之推、欧阳修和王象,引发家族文化地理的无尽遐想;《销金一锅子》从瘦西湖衍生,延展展出对扬州文化的回溯和对吴越地域历史的深情感怀;《福清·融之城》由福清出发讲述抗倭历史与中西文化交汇。看得出来,这些篇章都是基于自然风物而漫溢、延展展出对历史与文化的书写。

作者在行文之中旁征博引,机智地穿梭于中西古今,其间既蕴涵个体的人生体验、审美选择和价值判断,也荡漾着以物及人、思接千载的人文情怀。在历史的宏阔之中,作者又以诗心关切世间万物,聚焦现实生活之流,于细部发掘现世的美感。《见识南阳》赏南阳月季花奔放绚烂;《又到凌云》品凌云茶甘甜悠长;《猜想高粱》鉴泸州酒绵密醇香。书中这些日常的物象不仅是一个个简单释义的词语,而是由此延伸出个体经验、感觉结构和文字叙述之间的隐秘关系,由生活的可亲可近、可触可摸升华为审美和精神的神秘与灵动。作者对自然与现实的书写精确地抵达事物的肉身和肌理,以对生活和存在的适度的审美距离,感悟人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吸引力,谛听世界发出的或宏大或细微的声响,从而获得审美感性的愉悦。这些书写,既显现出作者文学涵养的厚度,又折射出作者在其情感结构和生命基调中对内在、深邃、丰满的美感的洞察与把握,彰显出作者从自然出发,进入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激情和艺术冲动。

《雪的安慰》一篇,作者发现诗人秀枝在日常生活中的捕捉到的诗思,敏锐地探知诗人对自然风景、现实生活和普通事物的精细触碰,以及与个体内心大世界波瀾的相互交融。诗歌中扑面而来的大雪具有掩盖世间悲伤、抚慰内心迷茫的审美意义,从而事物的现实转化为心灵的现实,自然的美感升华为精神的美学。《你一直与诗相依为命》则通过张洪波的诗,指出诗人的工作是将生活转换成有意味的形式,勘察个体在有限的空间和生命之间寻找到的美感与诗意。《长白山是他的文学领地》从自然文学的角度看到胡尔林对长白山动植物的关切,认为他将博物学与文学进行完美结合,在自然中发现审美的意义。《喻言的诗歌回归之旅》中,作者则在探询喻言漂泊心灵的归宿,乌鸦、春天、故乡等等生活的细部印记带领诗人走向诗神的岸边。某种程度上,宗仁发对这些作品的细读和深思,与他本人的诗歌、散文以及人生哲学,具有强烈的同一性。这些篇目,无不折射出作者的审美取向,以及将自然与心灵、自然与美交融的审美诉求。

就是说,无论是对于自然与现实的书写与感怀,或是对文学的体察与洞见,始终贯穿着作者对于人类丰饶内心的关注。世间百态生于,作者又以微小的、细部的现实牵引出无数故事,将人带到历史的纵深处。这本《雪的安慰》既架构着历史和现实,也延展着自然和人性,并在此间挖掘并述说着内在与恒久之美。



《雪的安慰》
宗仁发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君士坦丁堡》
董能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以文字织就的绚烂锦缎

——读亚米契斯《君士坦丁堡》

■ 周晴云

下船,这一部分“序幕”长达一万多字,“活生生、热乎乎地直抒胸臆”。“谁会怀疑君士坦丁堡?哪怕最挑剔的旅行者都对此坚信不疑。”作者历数书写过君士坦丁堡纪行的作家,珀多西耶·图纳福尔、普克维尔、拉克鲁瓦……可以想见,在那伏案的一年里,他已在前的文字中无数次瞻仰这座圣城,无数次想象他的容貌。而愈是接近,愈是让他心潮澎湃地回想那些逝去了的日子里的理想,也让我们读者的情感积蓄到了顶峰。

而此时他却又荡开一笔,写那领头舵手的许诺:“先生们,请相信我,是人生中格外美好的一刻。”

写船上形形色色的人:一群躺卧的土耳其人,“他们面朝月亮,舒服地吸着水烟。月光给他们白色的缠头巾镶上一圈银轮”。又胖又脏的希腊修士“戴一顶翻转过来的大礼帽,举着望远镜寻找马尔马拉群岛”……人们在抵达的前夜,热切地期盼着。

又写晨曦的曙光,写突然兴起的浓雾,写跌宕的心情,写教堂的尖顶,写城市的隐现,写轮船的暂停,写雄伟的山丘,写夜幕重重,写屋宇绵延,直到恢弘的君士坦丁堡在欢呼中显现——此刻,兴奋的作家妙语如珠,喷涌迸发,极尽能事地铺叙城池的华美:“桅樯密布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在两岸没有尽头的亭台、宫殿和别墅之间蜿蜒,在东方最明媚的山丘之间神秘地消失”“鸽子如云层般围着清真寺飞翔,上千艘金灿灿的彩绘轻舟在水上滑动,黑海

的威风吹来千万座花园的香气”……读到这里,回看这一路的展开,真是写得百折千回,荡气回肠。

亲临街市,君士坦丁堡又是如此的复杂:“这是一座由蚂蚁般的人潮、公墓、废墟和孤寂组成的迷宫,前所未有的文明与野蛮的大杂烩,堪称大地上所有城市的缩影,集合了人类生活的一切特征。”诚然,这是一座雄踞在东方与西方交点之上的城市。在这里,东方的幽远与西方的繁盛同在,教堂的尖顶与清真寺的圆顶辉映山海,亚洲村落与希腊街区交错并存,法国的残痕、意大利的余迹四处散落……作家登山临海,行走街巷,徘徊集市,贪婪地观看,敏锐地体会,又把所见所闻倾情叙写在这部书中。随意翻开一页,任选一段读下去,就会感受到他那肆意挥洒的笔意,有着激荡的热情。

梁简文帝言“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而亚米契斯的这部书可以称得上肆意放荡,收放自如,与他那行销四海的《爱的教育》之“规矩”大不同。可惜的是,后者如如此盛名,而这备受诺奖作家帕慕克、博学家翁伯托·艾柯推崇的《君士坦丁堡》在国内则不为大众所知,不免让人有遗珠之恨。